记者笔汇

召唤

■南泽仁

子夜时分，宅院里忽然响起几声猛禽尖锐的鸣叫，直抵两个人的梦界。他应了一声，随即起身走出屋门，直奔侧院上方亮着灯影的阁楼，一只秃鹫困在其中焦躁地扑扇着两翅想要飞离。他抽起窗户插销，打开窗门，秃鹫仓惶飞出，飞出的还有一群石头样坚硬的鸦雀，它们瞬息消失在了院子上空的黑夜里。一梦醒来，天已发亮，我起身从书橱里找出《梦林玄解》试图解梦。秃鹫，以鱼为食，在河梁则既饱而游乐也。唯冷静观望，淡泊名志，则吉；开窗放生，死里逃生……

宅院外有叩门声，打开门是阿尼夏姆托人带来了口信，说她已出关，请我去寺院喝茶。此前去寺院转经，阿尼的僧舍门上别着一枝新绿的柏枝，示意她已闭关，暂时不能与人相见。我就在阿尼门前小坐，晒太阳，看大殿和高高低低的僧舍围聚在自己身边，像披上了一件僧衣那样贴切温暖。离开前，到院中捡一粒白石子放在阿尼的窗台记录我来过的次数，好让阿尼一出关就能看见我这俗世之人的惦念。

还是孩童时期，阿尼就常随她师父来我家念经，我们一般年纪，她却显得格外沉稳安静。师父念经她就坐在边上一起念诵，尚且稚嫩的声音像喝下了满满一碗奶汁般甜腻。念诵中，师父会随时指向面前摆设的法器，她就去将糌粑塑造的宝塔托在掌中，朝佛堂的四方展示一遍又放回桌上，或用松枝在铜碗里沾水，在房舍的角角落落扬洒，脚边的僧裙像朝夕之时的喇叭花样无声绽开又闭合。我站在那半掩的佛堂门外看着她，像看到了格泽阿普的故事口袋里熠熠发光的精灵。念完，她便跑来站在我面前，伸手抚摸我辫在发辫里的粉红绸子，脸上也会升起粉红的笑容……

登上小镇后山的古加寺已午后，进入寺院见阿尼怀抱几棵菜叶在院中喂食一群鹿子。我走近阿尼，一头鹿子吐着热气来舔我的手背。阿尼看着我们浅笑，眼光澄澈。闭关半年，阿尼更显清瘦了。我们并肩朝僧舍走去，鹿群紧紧跟从，阿尼止步回头看它们，它们便踩着轻盈的步子转回到院中继续吃菜叶去了。僧舍门敞开着，从门口斜照进舍内的日光流淌在木地板上，像无定的水波。阿尼穿入日光就不见了，我跟随去，靠墙角的立柜上一盏土陶的酥油灯顶着一枚燃烧的灯花，隐秘地照亮了一尊怒母斯巴杰姆的佛像。她骑着一匹骡子，六只手臂各持法器，细看，它们在变幻若有若无的光环。阿尼为灯盏添进几块酥油后，转身对我说，你一来，它就盛开了。我们临窗喝茶，看鹿群在院中自在玩耍。三五个老人走进寺院围绕大殿的转经道逆时针转经，不时歇息观望鹿群，只当是一幅美妙的晒图。阿尼说，年前落了一场大雪，鹿群从山上下来到寺院中觅食，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嘎子》里有记载，它们都是积有阴功的众生，才有此福报在寺院中凝听法螺声醒来，在诵经声中睡去，也就越来越通灵性了。见我疑惑，阿尼补充说，阴功是一种不为人知的善行，需要静默的品质，这一点它们前世就已具备。

我和阿尼轻声啜茶，炉火上沸腾的甜茶热气充满了僧舍。门外有窸窣之音，接着闪进来一束红影，她赤脚走近阿尼，躬身从怀中取出一枚折叠的纸页双手递给阿尼，阿尼接过打开来看，她便转身去炉火上取来茶壶为我和阿尼续茶。她并不抬头看我们，脸颊始终绯红，眼帘如玛瑙般亮泽。续满茶，她将茶壶放回炉灶上便悄然离开了僧舍。门外，遂响起一串轻快地奔跑。阿尼起身去炉火上燃了一撮加持过的柏叶，烟雾缭绕时，她取下颈上串珠熏沐后，回到窗前开始闭目持诵占卜文：嗦玛玛然又匝比亚那破比德哈.....双手放在胸前搓揉串珠，又打开串珠任意选取几颗来细数，重复三次后，她就在纸条对应的空白处写下一些音符般自由的字迹。

太阳在院中缓慢移动，从院子到大殿，最后移到了远处的山顶，鹿群踩着庄严的步子依次回到院角的木屋栖息，它们是要在梦中完成一场皈依仪式。我想，他也该像这些鹿子一样经受一场磨难，然后回到我们的小宅院安稳生活。每年入冬，他都会走向一座又一座雪山。有时，早春归来，在背包里呵护一棵紫色的雪莲为我种在院中。有时，入夏才回，一回来就坐在电脑前写几个昼夜的文字，然后配上行走时拍下的图片：雪地里句咀嚼枯草的牦牛，开满灯盏花的牧场，剪羊毛的高山牧人……将它们压缩成包传入一个叫《人文》杂志社的邮箱，他就会获得足够下次出行的费用。他说，他的身心需要这样的磨砺和苦行来成全生命存在的意义。我无从挽留。阿尼合上纸条，看着我眼睛里的木屋问，他归来了没有？我说，在甲布雪山下的牧场歇息，雪烧了他的眼睛，只说是暂时也不想看见任何东西。阿尼又在掌中缓慢地搓揉串珠，我知道她要占卜，顺便说起了他此行途中的遇见。一场只有三个人的葬礼，往生者是他们的母亲，因为她长着一张诅咒的嘴，没有人愿意来为她送行。他们将她放在雪地里等待第四个人参与才能将老人圆满地抬上火葬台。他遇见了就抬去了，眼见老人一脸的皱纹燃成了灰烬，又将灰烬抛入河中随波而去，说完他竟无声抽泣……阿尼笑了，将串珠戴回颈上说，他是带有使命的人，即使是在梦里。阿尼这么说的时候，一轮满月已从大殿金顶升起，她温润含笑的眼眸，像一颗闪耀在夜色里的舍利。这半日里，我与阿尼寂然相对，内心里获得了微妙的清净与喜悦。

大殿传来了晚诵声，我该起身离开了，阿尼相送到寺院门口，山下的小镇璀璨又寂静。

表演

■韩甫

在某一片山坡上看风景
锈蚀的钟声塔一般矗立
两个神色严肃的人
继续扮演神色严肃的角色脱帽致敬。

有一个摆上鲜花
像两只乌鸦走路，想笑
有一个好像有点无聊
四处张望，想要寻找戏剧导演。

内心戏十分强大
眼泪可不能用催泪弹
再试一试，说实话，我鼓励他们
其中一个成功了，但另一个还是失败。

行吧，那我只好
一眼睁一眼闭，像我活着的时候。

甜蜜的午餐。 苗青 摄

雪花

第2264期

情景高原

飘雪之前

■雍措

飘雪之前，康定下起了2013年第一场春雨。

雨滴很是粗糙，肆无忌惮的落在我的肩上、衣服上，头发上，我漫无目的地穿梭在人群中，嗅着春天的味道缓步前行。

街道上汇集了一股股小小的雨流，偶尔一辆车急速行驶过，地上的雨流惊慌失措，四溅开来，不一会儿，又重新回到雨流中，平静的驶向远方。

此时，我想说，下一辆车儿驶过时，你是否还能忆起刚才跃起时的精彩？

雨流没有停下脚步，只是回目看着我，留下一脸的平静，继续匆匆前行。

也许你把所有的都看得过于简单，又或许你将每一次精彩都列为成长旅途里的一次经历！

小城里，慢慢多了很多撑着伞行走的人，我看不见他们的脸，听不见他们喘息的声音，这个城市在我面前开始陌生，每一次心跳都似乎来自过去，空旷、寂寥；仓皇，不知所措。

伫立在春雨中，我没有像冬眠的小草一样苏醒，没有像阿妈歌词里的张家溜溜的大哥与李家溜溜的大姐一样情窦初开。我的思想枯萎了，我的身体即将在雨滴的间隙里行将就木。

但是，就在此时，我的脑海异常清晰。

多么不可理喻的瞬间！

小城是一个盛开着格桑花的地方，一条柔美的小河静静的流淌在它的怀抱中。我从鸟儿的啁啾声中苏醒，喝下阿妈热在火炉旁的酥油茶，在她牵挂的视线中踏出家门，从小桥上一群沐浴着阳光的老人前经过，或有雨、或有雪.....开始着每一天不能重复的日子。

认识每一位转动经筒的老人，听过每一首赞美故乡的情歌，看见过每一次街道旁樱花的开放及凋零.....

我就是高原小城播下的一粒春的种子，我的血脉里流淌着小城母亲的血汁，根深蒂固。

然而，多少年后，我却在最熟悉的地方迷失方向，怀揣着一个空无的梦想流浪。虚伪的着装让我光鲜亮丽，实质，鬼魅已经像幽灵一样钻进我的身体，嚼食着我的记忆，为我注入虚荣的毒水。我失去味觉，再也无法品尝一份喷香的茶水；我看见一只雄鹰飞过，却再也记不起骑着白马飞驰草原的豪迈…….

谁？我是谁？

仰头，春雨冰凉。不，这已经不是春雨，白茫茫的雪花淹没街道、小河，还有屹立在跑马山上终年不变的翠绿。

过去，现在，未来；失去、收获，或则正在经历，又或者已经酝酿。

夜色深处，草原睡着了。一个母亲惊慌的呼喊突然响遍草原。夜不在平静，谁都理解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刺骨的疼痛。

阿妈沙哑的喉咙快要皲裂，阿爸骑着找寻的马儿快要越过土包，那条看家狗正在凶猛的抵御着狼群的偷袭.....

该回家了，浪荡的游子。从心灵的荒芜中归来，明天，东方将会升起火红的太阳，温暖整个草原。阳光普照的帐篷旁，一缕袅袅的炊烟缓缓升空，酥油茶马上就要嗤嗤作响，阿妈佝偻着脊背，正在为你的归来忙碌！

如梦初醒，站在迷茫的十字路口，我记不清楚行了多久。

春雨亦或者从来没有路过小城，小城的天空飘着雪。

失去与得到中，我也许已经蜕变成一朵晶莹的雪花，滴落在小城的某个角落，融进这片土地，悄悄孕育下一次洁净的生命破土而生。

雕刻时光

在冬天里行走

■董国宾

母亲在村头拾柴火，抖动着手将一根根柴火拢在怀里，一小捆就拾了大半天。柴火把影子拉得细长，像母亲的身躯一般瘦。一阵寒风呼啸而来，恶狼一样扑向母亲，母亲像一片单薄的秋叶，随时都可能被大风刮走。

没想到这个冬天来得这么早，没打招呼就径直闯进了母亲的生活里。其实，在母亲憔悴的记忆里，除了冬天已经没有什么了。在迢远的路上孜求一丝温暖的憩息，母亲艰难地使出全身力气，冒着寒风踉踉跄跄地把一小捆柴火背回家。

母亲渺如毫发，平凡得像一根小草，走起路来东倒西歪，寒风却从没有把母亲疏忽掉。它掠过莽原，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母亲的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弯腰，都躲不过它的视线。冬天对母亲来说是一个无边的梦，母亲在这个梦里跌跌撞撞，倦鸟一样在天空的一角低回。寒冷数着母亲脸上的道道皱纹和头上的根根白发，对我家的一切都了如指掌。院门被刮得一开一合，在一声熟悉的开门声中，母亲才半个身子走进来，寒风就凶狠地合拢院门，重重地打在身上，柴火撒了一地，母亲肩上留下了一道挥之不去的伤痕。

进了屋，用力关好门窗，把每道缝隙全部封闭起来，但冰冷的寒风还是从看不见的缝隙里钻进来，母亲总摆脱不了风的纠缠。捂着隐隐作痛的胸口，母亲莫名其妙地想事情，想得深远而入神。一个人的岁月，像荒野一样敞开，无论挪步村头，还是蜷缩在屋子里，都躲不过冬天。母亲的那点温暖被冬天搜刮得一干二净，浑身上下只剩下寒冷，心中结着一层厚厚的冬天。母亲点着柴火，想把火烧旺，把屋子烘热，可湿漉漉的柴火冒出浓浓的青烟，剧烈的咳嗽顺着青烟飘出来，飘得很远很远。

屋子在大风中飘摇，像汪洋中的一条船。从闪开的门缝里，母亲看到冬天狰狞的面孔，睁着令人惊恐的眼睛。院子里那棵小树，无法把冬天挡在外面。尘封的屋角横着蛛网，冷得瑟瑟发抖。母亲张了张嘴，似乎要和冬天对话，但一个字也没吐出来，话语冻成了冰块，熬过这个漫长的冬天才能消融。母亲用围巾裹住嘴，却裹不住阵阵强烈的咳嗽，咳嗽从胸腔内发出，像重音鼓，能将左右肺击穿。在寒冷里，母亲裹紧绽开棉絮的袄来回跺着脚，脚步蠕动的轨迹像一个潦草的字，这个字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却不忍心抚摸它。在冬天里行走，母亲麻木得已经不再感到疼痛。冷风能把疼痛刮来，似乎也能把疼痛带走。母亲坦然地想事情，平静地看着风，风反而收敛了许多，飞扬的尘埃也渐渐息落。挺起腰，微闭的眼睛里忽地闪出一道光，像射出的一支箭，母亲顿觉精神了许多。凄冷缩着尾巴，干裂的大地也似乎朗润起来，发生在身边的一切，仿佛一下子全都随风飘逝，泯然无痕。

大雪倾泻下来，落在那些年落过的地方，母亲已不再注意它们了，也不再倾听落雪的声音，似乎对这个猛然到来的冬天漠不关心。母亲瞥了一眼雪花，没有任何交谈的欲望，任由它们飞落。大雪单调地下着，尴尬地降临大地，鸟雀不再与它们结伴而行，半弯惨淡的月也不再照面。冬天执意要来，穿再多的棉袄也没用。母亲把仅有的一点温暖保存起来，苦心经营一个轻轻的梦。这个梦，从吱吱作响的纺车里缓缓走出来，披着昏黄的灯光，在母亲心里一掠，种子一样在孤寂的冬夜里萌动。

窸窸窣窣的屋子里，母亲穿针引线，僵硬的手指染黄了破碎的灯光。强有力的咳嗽，在灯光里蔓延，撞击着斑驳的墙壁，叩击着岁月的门楣。母亲不顾一切地张大耳朵，心灵奇异地洞开，昏倦的双眼微微眨动，视觉里涌出三五成群的梦。母亲在这些梦里吃力走着，要一直走到春天。渴望春天的来临，春天真的来了，母亲却没有一片要抽芽的叶子，没有半瓣要开放的花朵，春天只是来到大地上，来到别人的生命里，但母亲还是渴望春天。

我对冬天的记忆尤其深刻，母亲的一生都是冬天。母亲在冬天里行走，冬日的时光水一样漫上来，却没有被淹没。看着母亲枯瘦飘忽的身影，我就看到了冬天怒放的腊梅！

微小说

幸运红包

■丁莉莉

“小王，我准备装修新房，明天有个家装展销会，听说你姐姐家是做装修设计的，让你姐给掌掌眼。”

接了张总的指示，我立刻奔赴我姐的公司，“张总可是出了名的‘三高’——眼光高、标准高、效率高，你可马虎不得！”“这事儿交给我算是找对人儿了！肯定会给你一个惊喜！”我姐拍拍我的肩膀说。

这能有什么惊喜？我满心疑惑的走了。

周一上班，张总把我叫过去：“小王，真是太感谢你了，你姐昨天带着设计师和各种样本图亲自上门帮我们挑选，还说你帮忙付了十万元定金，这怎么好意思嘛，这是我的工资卡，里面有十万元，你拿去，你看我也快退了，可不能让我犯错误啊。”

张总把我说得一懵：我什么时候交定金了？我姐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张总说的这么诚恳，我就把那张卡收了起来。

中午一下班，我就去了我姐的公司，“姐，张总这十万块钱是你付的吧？张总不要，又还给了我。”

“书呆子，净误事！我问你，你是不是常说和你一起进总裁办公室的某某升了处长，某某到二级公司提了车间主任，也就你一直原地踏步，还是个办事员，你就没想想是为什么？你这榆木疙瘩什么时候开窍啊？”我姐恨铁不成钢的说。

“我爱岗敬业，尽职尽责，全心全意给领导写材料，做报表，我们主任说我干的挺好的啊。我们主任向领导推荐我几次了，领导说我不符合条件，需要再研究！”

“我说老弟，你这十几年的墨水白喝了吗？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你没有给领导表示啊！这次这么好的一个表现机会你怎么还是没抓住啊！真是朽木不可雕也。事已至此，我再想想办法，呃，把你们张总的电话号码给我。”

“张总，你好啊！我是小王的姐姐，告诉您一个特大喜讯，我们这次展销会有一个幸运红包环节，特等奖是免单，您真是吉星高照，中了特等奖！”

张总的工资卡我又名正言顺的还给了他。

几个月以后，我被任命为一个新建项目的负责人，正处级待遇！

心灵绪语

我心中的河

■朱丽娟

我的心中，有一条浅浅的河，在固有的河道里，不知流经了多少年。这条河在岁月的流淌中，让往事越千年，感知着此时，眼前和心里的温暖。她与，天上的白云，飞翔的鸟儿，蜂蝶虫鱼，青青河草，流沙顽石，日月星辰，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这条河，一直仰望着天空，不知疲倦的眷恋。在河水的心中，天空中有那飘忽不定的云，而云水的心是相通的，但是天上和地下距离，又是那样的遥不可及。久而久之，云儿学会了探身俯视这河水潺潺，而河水用自己温婉的平静映照出云儿的姿态，彼此之间感觉是如此的唯美。云和水的爱拉长了距离，延伸着无限相聚的渴望，只有在视线的尽头，虚无缥缈的空间，云水才能汇成一体。这种看似云水之恋的美景，却让彼此备受煎熬，无法逾越。

这条河，滋润了河边青青草，年年岁岁，葱葱茏茏。这种温润的爱，让河水变得真情挥洒。在河边的野花野草，感受着河水的滋养，把一年一岁的峥嵘，回馈给河水。这种朴实无华，默然无声的大爱，营造了自然风物的芳美，让岁月回荡着流水潺潺的生机。最能感知河水的真意的，就是摇曳的芦苇了。在一年四季中，让河旁变得生机盎然。春天里，让一抹动人的新绿，在河旁蓬勃而出，映入踏春人的眼帘；夏日里，在风中翻滚出绿色的波浪，带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清爽；秋日里，芦花飞歌的自由飘逸，挥动出人们唯美的情怀；冬日里，那萧然的一片枯黄，正在蕴育着芦根的延伸。就这样周而复始，一轮又一轮的渲染着生命的飞歌。

这条河，让自己流经的空间芳华无限。当一树桃花的嫣然，跟随的是柳树的千丝万缕，带给春归燕的燕语呢喃，在河面掠过时，那荡起的层层涟漪，就提醒了心中有爱的眷侣。当蝶舞纷飞，蜻蜓点水，带给孩子们在河中嬉戏，那静美的女子在河旁看书，或者洗衣都是唯美的画面。当秋蝉鸣叫，秋虫低吟，河蟹筑洞，一轮明月映照在水面，就让一种相思爬满爱人的心头。当大雪纷飞，河面冰封，留给河旁的寂静，描绘出素美若寂的空灵。这河水依然暗流涌动，等待着下一个流年的芳华。

这条河，用一颗淡泊的心，前行悠然。在河水浅瘦时，不愠不火，萦绕在长长的河道；当河水丰盈时，激流荡漾，让河堤在轻微的撞击中共鸣；在河水冰封时，沉寂若素，凝华纯净，幻化成一条蜿蜒的玉带；当河水清冽时，与白云相映，与风华倒影，包容着过往的美好。见证了岁月，也就成全了河水的生命乐章，温润情怀。

这条河，蕴育了真情感。生活在河水旁的红尘儿女，因爱结为连理，因所需彼此相依。这条河水，以低柔的姿态，温和地律动，不为世间的名利，心无杂尘，只为还有所需的生命繁衍生息。这种以母性建立起来的水德，让女人如水，柔情似水。只有这样，才会使那彪悍的汉子，威武的男人，心中的一团火被浇灭，彻底地臣服。

流水潺潺，正是用心去感受这河水的心声。正如我们每个平凡的人一样，无需让所有的人知道自己的名字和所为，只要在大道至简的遵循中，独善其身，做好自己应有的担当和责任，就会和河水一样，流淌出一种滋润，一方明净。有了这种淡泊之心，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会是浮躁的环境，而是有序知足的良好社会氛围。仔细想想，和现在提出的“中国梦”同出一辙。

这条河用她独特的语言，滋养出心中的芳华。流水潺潺，滋养无声，是这条河的魂！